



威廉·皮克

卡爾·李卜克內西

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威廉·皮克

卡爾·李卜克內西

張戟揚 張才堯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Wilhelm Pieck
KARL LIEBKNECHT
Zu seinem 75. Geburtstag

本書譯自 Wilhelm Pieck 的 *Reden und Aufsätze*
德國迪茨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出版；被原書 490—511 頁。

威靈·皮克
卡爾·李卜克內西
張絳陽、張才亮譯
封面作：黃永玉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01·787×1092 1/32·1印張·1插頁·16,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5,500 定價(6)0.13元



Karl Liebknecht

目 次

德國工人階級優秀傳統的繼承者.....	3
反对反動勢力和軍國主義.....	7
爭取青年的鬥爭.....	11
反戰鬥爭.....	13
主要的敵人在自己國內.....	16

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使德國人民陷入的深淵中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十分崇高偉大的形象出現了。他是对一切給德國人民帶來災難的事物提出的強烈抗議的化身。他是对曾經滲入並蔓延於德國人民全部生活之中的普魯士德國的反動性和軍國主義的最無情控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狂潮中，当他号召反对使德國面臨深淵的、喪盡良心的帝國主義冒險分子時，他是德國人民的民族利益的英勇而崇高的保衛者。他的名字是熱愛勞動人民、献身於工人階級事業、懷着必勝的信念而走上艰苦犧牲的道路、至死忠誠不渝的忘我的戰鬥者的象徵。它將世世代代地發出光輝。

德國工人階級優秀傳統的繼承者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三日，卡爾·李卜克內西誕生時，他的父親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正被控為叛國。這個罪名是由於他們在普法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而構成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他們放棄了对戰爭撥款的表決權，並且聲明：

“作為每次王朝戰爭的原則上的反对者，作為社会

共和主義者和不分民族地反抗一切壓迫者，並努力使所有被壓迫者聯合成爲一個偉大的兄弟聯盟的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我們既不能直接地，也不能間接地表示贊成現在的戰爭，因此我們放棄表決。同時我們表達一個可以期待的希望，即從目前的災難深重的事變中獲得教訓的歐洲各國人民將集中所有力量奪取自決權，並把今天的刺刀和階級統治，這種國家和社會一切災害的根源加以清除。”（奧古斯特·倍倍爾：“我的生平”第二部，柏林迪茨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第一四九頁）

當戰爭在色當戰役與法蘭西王國傾覆之後變成了掠奪戰爭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否決了戰爭撥款並要求“放棄任何併吞法國領土的企圖，儘快與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和約。”威廉·李卜克內西爲此發表聲明說：

“吞併（亞爾塞斯和洛林兩州）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這種吞併加強了德國的軍事獨裁，同時甚至在和平以後也會造成經常的戰爭危機……”（奧古斯特·倍倍爾：同上書，第一六三頁）

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凡爾賽諸侯會議命名的“德意志統一”的國會上斷言，霍亨索倫王室成了德國真正統一的障礙，它的利益和德國人民的利益相對立，並且諷刺地補充說，新皇帝的加冕應該在柏林憲兵廣場上舉行，因爲這個廣場才是加冕的合適象徵，就在這個時候，“顯赫的王室”便憤怒起來了。

奧古斯特·倍倍爾擊中了大資本家的要害，他譴責他們的狹隘的愛國主義，並且指出，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發行的一億二千萬台勒^①的戰爭公債，只被認購了六千八百萬，因為大資本家早就懷疑軍火買賣的出路是否通暢。倍倍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王室的一大部分人都得了道地的狂躁病，他們以最粗暴的言詞大肆咒罵我們，幾十個人舉起拳頭向我們進攻，威脅着要把我們趕出去。”

後來，威廉·李卜克內西就把這幾個月和一八七八年迫害社會主義者的情況相比。那時，在由於警察挑釁而發生的謀刺威廉一世的事件以後，社會民主黨人便成了可以自由獵取的野味，“反對社會民主黨危害公安的企圖”的特別法也頒佈了。威廉·李卜克內西寫道：“當時千百萬人把每個社會民主黨人當做殺人犯和卑鄙的罪人，就像在一八七〇年把他看做一個叛國者和死敵一樣……一八七八年爆發的事件的激烈性和野蠻性是遠不能和一八七〇年的相比的。”

李卜克內西並沒有隱瞞曾經產生過胆怯的懷疑。

“你們做的對嗎？……普魯士容克世家的大船正在旁若無人地在巨浪上航行，這巨浪會不會使受到浪濤衝擊的社會民主黨船隻碰在礁石上而粉碎呢？……然而，懷疑總是很快地又被消除掉……把旗幟扔掉嗎？這就是自殺，這就一定會使黨滅亡，這就犧牲了現在的

① 當時德國的一種銀幣，每台勒約合三馬克。——譯者

將來……社會民主黨是團結的。團結的，因而也便是強大的。”（威廉·李卜克內西：“萊比錫叛國案審判前言”，第八頁）

在萊比錫叛國案審判中，反動政府要把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禁錮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把被告席變成了講台，在十四天的審判中，他們以控告者的姿態出現在這講台上，並且宣傳了社會主義學說。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審判中給反動普魯士政權背着德國人民並違抗着德國人民意志而組成的新帝國作了預言，這預言在改變了的歷史條件下是要得到証實的：

“像俾士麥的普魯士德國這樣一個國家，由於它的起源就註定一定要在暴力下滅亡。它是法蘭西帝國的盲目的、一點也沒有改善的翻版。法蘭西帝國的命運向它宣告了它的將來。在戰場上誕生的政變、戰爭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產兒，一定會不斷地發生政變，引起戰爭，它不是在戰場上被摧毀，就是被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推翻。這是自然規律。”（威廉·李卜克內西：同上書，第四五九頁）

這是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們的艱苦時期。警察和法院向社會主義者宣戰，因而大大地促進了愛森納赫派^①和拉薩爾派的聯合。一八七八年通過了反社會主義者特別法，

① 一八六九年八月，在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的領導下，在愛森納赫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因而他們便被稱為愛森納赫派。——譯者

其有效期限直到一八九〇年。但是一切禁令、放逐和千年以上的監禁都不能摧毀這種運動的力量。反對警察迫害的小規模戰鬥使這些戰士更加堅強，並使他們到處獲得增長着的同情。社會主義運動在戰鬥中壯大起來了。

熱烈關懷他敬愛的父親及其戰友的命運的年輕的卡爾·李卜克內西經歷了這一切，並且得到許多一生不能忘記的印象。因而他懂得十分尊重羣衆中不知名同志的辛勞的、貢獻很大的細小工作。因而作為道義政治的必然結果的言行一致就成了他的習慣。就是在政敵的各種攻擊已經中止的時候，在社會主義運動的艱苦鬥爭的年月裏，對反動的普魯士制度的各種現象的根深蒂固的憎恨還在這孩子和青年的身上增長着。卡爾·李卜克內西十九歲的時候經歷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對特別法及其制訂者俾士麥的難忘的勝利。李卜克內西這個姓的繼承人應該成為德國工人運動偉大傳統的繼承人的優秀代表。

反對反動勢力和軍國主義

帝國主義時代在世紀交替時開始以後，威廉·李卜克內西一八七二年的預言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基本矛盾的尖銳化在德國必然獲得特殊的意義。一個工人運動迅速增長的、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在政治制度方面却非常落後。它有一個半專制的政體，並且被夾在一個全權的、軍事和警察機構的鐵夾子裏。容克貴族和龐

斷資本家日益融合成爲民族的剝削者集團。他們在一种發達的保護關稅和間接稅制度的基礎上掠奪德國人民。人民必須爲使重工業巨頭賺錢的、瘋狂的軍備競賽付出代價，而這些巨頭便利用軍備競賽準備顯然逼近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流血戰爭。加於廣大羣衆的生活之上的不斷增強的壓力引起了在廣泛性和劇烈性方面超過从前所有鬥爭的罷工和停業。

帝國主義固有的日益增長的那些反動傾向越來越清晰地顯露出來。德國人民的利益越來越迫切地要求國家民主化，以便把視民族命運爲兒戲的帝國主義冒險分子置於公開監督之下。相反地，反動派不僅頑固地抓住落後了半世紀左右的普魯士和其他聯邦國家的制度不放，他們甚至在薩克森、漢堡和其他聯邦國家修改選舉法，並且屢次計劃破壞國會選舉法的陰謀。

如果要開始爭取實現大德意志統治世界計劃的鬥爭，那麼一切都和帝國主義者對後方安全的顧慮發生緊密的聯系。分佈在四面八方的宣傳系統有效地起着使德國人民受帝國主義感染的作用。雖然壟斷資本家和容克貴族上層分子與絕大多數的城鄉勞動人民的利益之間的客觀矛盾越來越明顯，但是帝國主義勢力在思想和政治行動上，仍然對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和他們的選民起着決定影響。

爲爭取民主而鬥爭的全副重擔落在工人階級的肩上。這鬥爭是和反對帝國主義冒險分子集團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工人階級是維護民族利益的先鋒戰士。它的歷

史任務能否完成，主要決定於它，首先是它的領袖對帝國主義時代工人階級的新的和特殊的任務有沒有認識。任何帝國主義見解侵入社會主義運動都必然會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

愛杜阿德·伯恩斯坦在九十年代末期發展了他的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後來變成工人運動中一個完整的路綫，並且化為政治的實踐。這時他是贊成殖民政策的，因為在他看來，一種成功的殖民政策能夠減少德國的貧困。烏爾夫剛·海涅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要求用“大砲代替國際法”，這就是說，放棄社會民主黨反對軍國主義和普魯士德國、“不給這種制度一個兵，一文錢”的鬥爭立場，同意支出軍費，同意反對政治改革的國家預算。這些和與此類似的見解形成了一種體系，這體系是以一種不要巨大的社會變革，只要目前的和平發展的隱說為基礎的。相反地，威廉·李卜克內西早在一八九六年就在一次演說中對柏林的黨員們說：“原則是不可分割的。它或是全部保存下來，或是全部犧牲掉。最小的原則上的讓步就是取消了原則。”奧古斯特·倍倍爾反對在幾次黨代表大會上一再討論的修正主義見解。同時黨內的絕大多數人也都附和他。對機會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於帝國主義的見解並不是沒有進行批判，但是持有這種見解的人利用黨內的容忍，仍然繼續不斷地得寸進尺。歷史證明由此給工人階級和民族帶來的災害是何等嚴重。

以上是簡單地敘述一下歷史背景。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是不能了解卡爾·李卜克內西的英雄業績的。雖然他和他的左派朋友的見解遠遠超過黨內越來越多的機會主義者，但是他並不是理論家，而且也犯過和他的左派朋友相同的錯誤。然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戰鬥者的本能必定引導他到能夠沉重地打擊人民敵人的戰鬥地區去，引導他到給喚起人民羣衆關心政治並把目光集中到主要敵人身上工作，提供了最好機會的戰鬥地區去。因為羣衆對於他是很重要的。普魯士政權在學校、兵營和企業中教育羣衆盲目服從，教育他們放棄獨立思考和政治行動。卡爾·李卜克內西扯下了反動政權偶像的慇懃的假面具，揭露了他們的寄生性，揭發了普魯士警察統治的卑鄙性，抨擊了易北河東地區的野蠻狀況和容克貴族無恥地奴役雇工的行為，嘲笑了軍官階層輕視人民的驕橫。

當卡爾·李卜克內西於一八九九年畢業後定居於柏林擔任律師，並且在他父親死後（一九〇〇年）開始了政治生活的時候，奧古斯特·倍倍爾以李卜克內西家的朋友的身分，受黨中央的委託來適當地影響這個“易於激動的人”。這兒已經表現出一種對立，這種對立決不是由於李卜克內西的性情而引起的。後來這些政治上的溫和分子說，李卜克內西害了“厭惡藍色的病”，害了“誹謗症”，因為他在普魯士的議院中，在集會上，爲了使“社會上的大人物”在羣衆中失去正在減低的威信，而如此尖銳地對（藍色的）警察開火，並且毫無顧忌地揭露了統治集團的假面具。無情的嚴酷和鋒利的語言對卡爾·李卜克內西這位偉大的鼓動家來說，

永遠是喚起羣衆，号召他們參加政治活動的手段。

爭取青年的鬥爭

卡爾·李卜克內西不懂得用一種猶豫不決、瞻前顧後的態度來處理帝國主義時代開始時產生的青年問題。資本主義生產的改變使越來越廣大的青年羣衆脫離了家長式的依賴關係，把他們作為年輕的“自由”工人放到成人的身邊，因而也就把他們放進工人運動的任務範圍之內。但是先從下層某些地方成立了獨立的青年組織之後，才開始了一個全面的爭取青年的鬥爭。那是這樣一個時代，當時以威廉二世為首的最兇惡的反動派正在談着軍隊反對“內部敵人”的作用，而軍隊襲擊罷工者的事件也增加了。在工人運動中也有兩種見解對立着。誰要把這新的時代看做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戰爭危機增長的時代，那麼他就必須堅定不移地把在組織獨立的基礎上，吸收青年參加工人運動這件事看做最好的教育手段。誰要等待或是夢想“由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一個真正和平的時期，誰就會把青年看做父親般地照顧的對象，並且必定努力用組織形式排除在政治上有妨礙的“青年的鹵莽性”。卡爾·李卜克內西不僅擁護組織上獨立的青年運動，而且也從不來梅黨代表大會（一九〇四年）以來，就在“誰有青年，誰就有軍隊”的口號下，宣傳一件特殊的、鼓勵青年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黨的領導部分從原則上，部分從戰術上一再拒絕他的要求，但是這並沒

有使他迷失方向。

如果對於工人來說，他是一位爲人渴望的、國內外知名的熱情鼓動家，那麼對於青年來說，他就是一位爲人迫切需要的顧問、朋友和熱心的導師。他的目標就是把青年武裝起來，反對毀滅青年自己的思想和人性的軍國主義教育。因此一九〇六年秋天，卡爾·李卜克內西便在發表於青年雜誌“青年近衛軍”上的一篇論文中，對被徵入伍的青年男子說了下面的話：

“與鐵血的軍國主義將強迫你們忍受的壓迫和奴役相比，飢餓的鞭子是自由的象徵……你們不僅要爲反對外來的敵人而戰鬥，不，而且也要爲反對內部敵人而戰鬥……你們不得不遵從命令對你們的父親和母親、兄弟和姊妹開槍……內部的敵人：今天還是你們自己！在你們退伍之後，又將是：你們自己！……只是因爲這個原故，他們才用可怕的壓迫、操練和鐵的紀律，使無產者由於恐懼而被迫爲自己的敵人資本家和反動派服務……所以才虐待士兵，才通過軍法和軍事法庭，用兩種尺度作根本的衡量，因爲他們建立的和需要的不是國民軍，不是德國人民的軍隊，而是資本家的軍隊……軍國主義是文化的死神，它使文明變成野蠻，並且榨取人民的血汗，耗盡一切可爲真正的進步服務的物資。它是一切人民敵人的精髓和總和，它是殘酷的刑吏和資本主義的鐵血的圍牆。

接受這種認識吧，你們被武裝起來的無產者，一切

使你們背離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這一偉大事業的營房的企圖不僅要歸於失敗，而且會使你們的信念、你們的理想的热情更高漲，更熱烈。你們將作為經過加倍鍛鍊的戰士，從資本主義的隊伍中回到無產階級軍隊的行列裏來。”

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激發了青年組織的積極性。在李卜克內西的倡議下，一九〇七年和社會主義者國際代表大會在一起，在斯圖加特舉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國際會議。卡爾·李卜克內西是會議的主席。這次會議決定建立“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國際聯合會”。李卜克內西的反对軍國主義鬥爭的報告，不久以後就印成了以“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為題的小冊子。

統治者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的計劃會受到阻撓。卡爾·李卜克內西在一九〇七年，因為這本小冊子而被判處了一年半的徒刑。同年在高爾茨將軍的領導下，作為為戰爭進行思想教育和軍事準備教育的中心，成立了“德國青年聯盟”。“培養”青年的首要組織出現了。一九〇八年，帝國社團法用規定禁止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參加政治活動的辦法，完全消滅了工人階級的獨立的青年組織。“和平”準備世界大戰的進一步的保證確定了。

反戰鬥爭

早在一九〇四年，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柯尼茨堡的